

卷五



金薤琳琅卷第十三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幽州昭仁寺碑

守諫議大夫騎都尉臣朱子奢奉勅  
撰

大哉乾元寒暑違而成歲赫矣上聖禪代垂  
而為道斯則淳源既往弧矢開戡翦之利天  
下為公揖讓盛皇王之業是知聖無自我不  
背時以成務仁惟濟物乃當流而義行豈好  
異哉蓋因世而已矣若乃執契提象繼天理



物張八極叶五緯坐玄扈遊翠■受昭華而  
錫天佩觀滎河而巡溫洛補石於媯皇之世  
奠山於文命之初殊質文於車服改正朔於  
寅丑順天地而財成奄寓縣而元宅斯固神  
宗與汜水一致文祖將埤野同師者也隨政  
悖道區夏殲潰星亡日鬪天瘥地反馭朽無  
秋駕之術履薄罕春冰之懼竭人力於醉飽  
輕神器於弈碁玉杯非藜藿之用金柱乃驕  
淫之靡旌蹕遍天下馳道窮華裒暴師韓滅  
宿兵遼碣貪石田之地忘金鏡之寶盜錄之

乘驚燕山而不息鼉鼉之梁泛蒼波其無已  
五岳維塵三川咸震大盜負其肩鏑長鯨衝  
其漏網不胄不能匡其禍衣冠無以靖其亂  
伊尹去而夏亡辛甲奔而殷滅人怨神怒衆  
叛親離觸瑟無漢臣之忠夢駭成秦宮之酷  
於是九畿幅裂竊名假號四方圜視蜂飛蝟  
結赤眉起劉樊之衆白梃奮陳吳之兵徇趙  
北而圖王反淮南而稱帝鉤爪鋸牙遞相吞  
滅茫茫禹迹溝壑無歸蒼蒼彼天何其罔極  
若乃崇替相襲天地恒其道靈貺所歸三五



更其運是以秦人弛御豐沛膺赤帝之符夏  
道云衰景亳得白狼之瑞殷憂啓聖必將有  
主撲原靜海上玄有屬我皇帝受之皇帝屯  
出震之靈稟樞電之精開日月之明審正氣  
之貞潛德而隱疑玄姑射之側感而遂通應  
迹廟堂之上乘龍之夢夙符於神道斷鼈之  
心早發於靈鑒蘊風雲於藏用納宇宙於胸  
懷濡足授手救焚是急於是御太乙挹勾陳  
驅天駟迴地軸乾行岳止雷驚麟震得兵鈴  
於玄教吞戎韜於黃石龍飛晉水鳳翥河干

命蒼以泛流塵鳥旗以長邁以仁為本扶  
義而西傳檄百城轉鬪千里戰無交兵之虜  
攻無湯池之固望鳳墟而一息登灞上而迴  
首觀釁而動俟天休命壺漿溢陌厥篚盈塗  
鬼神叶贊華夷載佇縹秦嬰於枳道拜殷士  
於商旌臺之珠畢散於邦國諸侯之玉不  
留於服御眷言地庶企景來蘇薛舉往因天  
隙偷安隴坻藉九州之險成五幡之暴推鋒  
東嚮結壘西夏同惡如市轉相煽合帶州連  
郡豺虺為群無竇融之先覺有隗顛之迷謬



遊魂放命豕突豳梁雖大風之作梗青丘有  
苗之稱亂丹浦均強比逆異代同年豈不以  
道喪鶉居讓王義隱時惟龍戰爭帝理開者  
乎是以軒轅五十一伐殷后二十七征暴  
壽華之澤戮凶絕轡之野非文德之可綏乃  
雄略之攸震天子躬御武節親總元戎灑沉  
災而括地象正斗極而清天步倚長劔以肅  
威佇中區以傍矚運接水轉規之智蓄禮樂  
慈愛之兵韜百戰百勝之謀總天關天梁之  
術驅駕韓白鞭擊雷電命招搖以啓行詔參

伐以前掃殉義之士聽鼓鼙而竊誓蹈恩之  
衆望旌旆而張膽呼吸則河海沸盪指麾則  
崑岱擠拔聖上順天道好生之德體周王掩  
翳之仁將欲克亂在權善師非戰兵交使在  
弘其自革而茅旌不建輿櫬莫從告捨旣違  
行迷遂往吠堯之犬終成桀用刺由之客俱  
為跖徒鳥啄獸窮來犯鋒刃比角為城池之  
固召雨恣屈強之力非折筮之可咎豈亭長  
之攸制于時攝提在歲黃鍾紀月義勇同奮  
賁育爭先下神兵於九天決叡圖於萬里逆



順斯懸轟然大潰僵尸蔽莽委甲成山擁秦  
涇而不沉投過澗而自滿焚巢掃窟野無遺  
正傾旻於西北紐缺地於東南卷氛祲於  
辰象反光華於日月九伐已施載橐於武庫  
五兵罷用偃伯於靈臺分禱旃於應畢摺山  
河於將率帝圖咸舉邦政斯澄革污俗於維  
新正王風於舊物鼓之以道德懷之以仁義  
春雨以潤之秋陽以暴之解固深湯帝之慈  
焚書下漢王之詔布以新政刑用輕典四海  
之內靡然向風八荒之表奔走無斃却塞蹠

林之北開郡銅柱之南苑蔥山而池鹽澤踰  
盤木而跨熱阪鄆生環海自入提封方朔炎  
洲同歸王會豈止菌鶴短獨西鷄東鯨之貢  
而已哉若夫至人忘己義期拯物黃屋非汾  
水之榮玄珪豈具茨之貴聖道運而不積神  
功為而莫宰雖復大橫固祉長發啓祥猶且  
置璽陳謙避河為讓道外天下情遺尊極而  
巖廊餘事人神之望難拒符命儻來曆數之  
期安避仰追上玄之心俯順域中之請然後  
履乘石握神珠開黃玉之圖臨紫辰之位冠



百王而稱首與三代而同風巍巍乎蕩蕩乎  
粵不可名也於是嚮室闢扉賓門啓路延攬  
英彥鑿昧幽仄用人不偏於世族得賢無棄  
於農瑣故非熊非彪致光景之佐為舟為楫  
獲營求之士等五臣之亮采同六相之訂謨  
崇臺非一木之枝珍裘乃千金之麗濟濟多  
士皇家以寧重以制禮作樂移風也勝殘去  
殺刑措也藏金薜嶺菲膳堯宮雉裘非先王  
之服寶馬豈鸞旗之用運玄覽以照物推赤  
心以期下萬方罪已軫推溝之慮百姓為心

順天從之欲若乃上嗣重光之美元良萬國  
棣華璿萼之宗本支百世咸切陶慈訓言提  
自昔奉審喻於宸極得樂善於軒殿非藉  
傳之勤寧因師友之力踰啓誦而高視越郇  
韓而上征既而休氣和年祥風薦祉威鳳為  
寶麟趾遊郊若煙非煙浮曉空而下映似月  
非月麗宵天而成象楨不絕書靈無遁迹猗  
與偉與事高圖史至於登輿下輦省方巡岳  
應感必彰形言弥著道盛金奏每盈玉簡叶  
睿思於泉涌諧神功於日用陋栢梁之詞掩



南風之曲聖作物覩永貽千載者焉抑又聞  
之羲農遐邈軒頊悠緬絕傳信於故老非取  
接於聞見百世可知斯言殆息七代更立求  
之豈易今之視昔遙然未覩將何以分素青  
於三后辨天地於九皇遂能歷選列辟詳觀  
群帝得茂實於千古驗英聲於万葉斯道何  
哉將由孔丘登岱紀金繩者七十管仲對齊  
陳玉檢者十二亦有漢廓帝圖魏開王業樹  
豐碑於泗水譔貞石於繁昌莫不垂鴻名騰  
顯號播休風於六儔歌盛德於九韶與天壤

而無窮懸貞明而可久刊勒之美不其懋與  
然則事止寰中道

外未辨西方之聖莫

知東被之法求真之理我則未聞雖御辯崆  
峒非趨涅槃之岍乘雲谷口寧遊波若之門  
莫不同陟耶山俱沉業浪生死無際苦集相  
因詎照重昏之日誰翦稠林之樹比夫真如  
實相解脫妙津道王三千功弥百億何異吹  
劍首於雷門策蚊睫於鵬運者哉是知伊蘭  
無實有為終假漂溺四流遭迴九結踐畏塗  
而卒歲趨捷徑其長往大夢無曉可為歎息



粵若能仁深弘慈獎雖寂泊為道無來無去  
乘機誘發垣墼必追住一子地開方便門翔  
八正道示如來藏飄香風於有頂洒甘露於  
無邊慧炬明而幽夜朗法橋構而馮河息但  
為仁由已履道自衷表立影從因果非外今  
我所以仰勝緣於十號紀武功於七德真俗  
二諦兼而兩之皇上昔居因地早弘擔力應  
迹忍土負荷群生屬憂火燎原稽天方割颶  
林無自靜之木震海豈澄源之水東戡西翦  
南征北怨旄鉞所次酣戰茲邦君輕散千金

之賞士重酬九死之命莫不競凌鋒鏑爭赴  
水火雖制勝之道允歸上略而兵凶戰危時  
或殞喪褰裳不顧結纓荒野忠為令德沒有  
餘雄同艱難於昔晨異歡泰於茲日有懷亮  
烈用切旒宸仍於戰地爰構神居變穢土於  
寶城開蓮花於火宅高峰罷昭慈燈載朗戴  
旌輟警勝幡斯立拔無明於棘林導焦熱於  
渴井盡諸有結永除苦際雖復去順效逆同  
歸各徒中涓賴從寔惟義重而上忍所被旃  
檀與利刀兼忘大慈所覃怨賊將義夫齊指



俱潤法雨同乘大轅迴向菩提無上平等爾  
乃仰圖景  
東井躔其分野下料物土西河  
限其封域琯戈是錫尸臣啓邦之所函館斯  
開公劉建都之地梁山南枕甘泉東指面雕  
雲之鬱蒼想玉樹之青蔥沃野千里平原超  
忽先王之桑梓西州之都會於是詔司空相  
原隰四衢如砥八道傍通考極星之曜測土  
圭之景選杞梓於南郢徵琬琰於西崑匠石  
奮斤公輸審墨高門洞啓層甍有瓦藻井瞰  
烟霞之路步欄拖虹蜺之色徘徊珠柱陸離

璇題春牖前臨秋窓左闕月殿含影金波上  
而和照日宮吐曜羲和沉而猶朗何止四柱  
成臺高多羅之樹五王立寺臨伽尸之水信  
足上圖駕御傍擬醍醐望鷲山而非遠想雞  
林而可即法徒萃止應供來遊咸珠戒無缺  
威儀莫犯杖錫四禪之林攝廢三朗之路有  
寶所焉有名僧焉至矣哉伽藍之為盛也雖  
復高天已燼大海成田我皇基與淨刹終永  
永而常傳其詞曰  
三界雲擾六趣波揚苦流方割憂火炎崗俱



迷津濟莫導舟航長夜無曉非徒未央於昭  
十號四生是愍道王大千智周上忍慧刀已  
裂化城斯引教有殊塗乘無異軫甘露朝洒  
慈雲夕布品物以亨群迷式悟捷徑坦道耶  
山啓路不有善權誰澄惡趣炎行施德廢道  
毀常玉弩驚燄金宿騰芒俯震瀛壑仰奈乾  
綱九野鯨奮八極鷗張亂離瘼矣孰濟生靈  
黃星表曜赤伏開禎大君應歷粵御神兵乃  
聖乃武如雷如霆於鑠王旅除凶靖暴關右  
長驅唐郊大號壤裂逋醜家離涎莫刷野屠  
祆空山剿盜見危殞轡懷忠死綏驚燐宵逐  
窮魂夜飛我有慈被深仁莫違建斯淨域永  
樹歸依歸依伊何俱消五縛淨域伊何同升  
妙覺架漢開宇憑霞竦閣朱麗瓊丹地嚴金  
艘鷺山非遠雞林可求七寶低樹八解疏流  
瑞蓮開曉天花不秋戒定攸息應供來遊凡  
厥慈衆俱弘上善稠林以闢愛枝爰翦九結  
氷泮四禪自緬彼岸可歸法輪恒轉金剛不  
壞璿保惟長慧室長湛皇基載昌僧祇可筭  
恒沙易量悠哉天歷永配無彊



右昭仁寺碑唐守諫議大夫騎都尉朱  
子奢撰歐陽公愛其字畫甚工惜無書  
人氏名金石錄嘗載其目亦不言為何  
人書也惟通志金石略以為虞永興書  
永興書之傳世者有孔子廟堂碑然與  
此不類而金石略乃謂出於虞公當必  
有所據昭仁寺在邠州西八十里昔唐  
太宗與薛舉戰爭之處正德癸酉予以  
使事道邠得搨其本字畫完好若初刻  
者真可寶也朱公子鄉先生唐史有傳  
其文字人間罕存可見者僅有此耳

金薤琳琅卷第十三



金薤琳琅卷第十四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西平郡王李公碑

唐大達法師玄秘碑

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

唐故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

師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

柱國晉國公臣裴度奉勅撰



朝散大夫守尚書庫部郎中翰林  
侍書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  
柳公權奉勅書并篆額

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傑則  
西平王李公其是乎不然何實暴如風振濟  
葉戴君若鼇冠靈山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  
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也後徙京兆曾祖  
嵩皇岷州刺史贈澤州刺史祖思恭皇兆州  
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左金吾衛大  
將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

名跡雄于西土公幼好學學不為人及讀呂  
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  
遊秦梁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初  
嘗客武都值酋豪以缺守遘亂殺掠平人公  
與所從十數馳而射之殪其為魁者餘黨遂  
遜殺所虜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惟推牛  
釃酒享士而去邦人感服具以狀聞特拜左  
清道率飾以金紫將朝京師自獻方略屬裔  
夷中擾有土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二  
府右職所至常以缺一謀為其委重累遷至



光祿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  
庭節度都知兵馬使四面都遊奕使懸識虜  
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有待驥驟庭而  
莫展雲出岫而斯飛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  
將軍為神策軍兵馬使屬羌蠻犯蜀朝廷濟  
師命公督其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  
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  
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  
德宗極意致討悉起徂征以公為神策先鋒  
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南等道

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整及破洹水  
陣解臨洛圍轢魏屬城抵昭通邑其推鋒劔  
銳皆先群師而寘力焉遥拜左散騎常侍兼  
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泚肆逆皇居失守  
西向慟哭載馳載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  
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提孤軍募散卒拊  
循訓勵以達行在值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  
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  
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  
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



察壘調食制用先發我師指甘攻苦皆自我  
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夫義士感而使  
之蔑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于汝洛震于河  
汴所在征鎮亂略相從公介巨一之間使聲  
援斷絕立成師缺一法缺一號令肅嚴蒐補  
十旬指揮一舉乘墉壑如通道若鳥鏡以清  
缺宮而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無秋毫之  
犯羽書速告鑿輅爰歸廓氛侵為祥歲據憂  
情為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  
歟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

至難而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傳拜司徒兼中  
書令俄以凶孽甫寧邊帥猶警岐下任重乃  
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  
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  
王加食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懾戎主政  
和藩師始至而生執少安而訓齊逮四載賦  
輿十倍其初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  
或謂公勲望已高寵渥已極宜從容願養稍  
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力內則盡心  
若止偷榮孰為且哲故每承帷幄之問則言



涕無隱理奪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于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邑達門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曩時戢兵安人之德可謂深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法賻加等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祔焉自捐寢至安宅皆所司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靜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歿極位始

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迤延于後有子曰原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總故太子中允贈兵部郎中曰遜左神武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曰憑故右威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愬故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懿故渭南縣尉曰



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觀察等使統戎按  
俗是以似之曰甚右羽林軍將軍曰愨嵐州  
刺史並地勢吏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  
七月聽拜䟽上言以公之微烈則御製披文  
於渭川矣公之風度則詔命圖形於雲臺矣  
惟大其丘龍鬱彼松檟望有祁山之象拜無  
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稱  
伐言時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避狄狩于梁州顧  
謂太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殄寇虐太師

泣奉捐軀誓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鏞  
敦傳于墻垣手搏足躋如衝如援一鼓而破  
一麾而奔掃清宮闈刷盪妖昏我師蒞止我  
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飾駕  
言旋鴻烈曜古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  
誓九命而俯一心若厲俾侯于岐阜安邊陲  
藩政既成袞職攸宜嶽降帝賚矢言詭辭我  
后嘉猷我躬何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  
所綏未享萬一上天不惠厚宥遄歸垂裕流  
光用延恩陣翼子祀家將壇台席繼立竒功



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于朝廷表  
是丘封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宣我祖之不業  
繫爾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德齡

太和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庚戌朔六日

乙卯建

右唐西平郡王李晟碑裴晉公撰柳公  
權正書晟在唐功蓋天下可謂偉矣唐  
書列傳叙其官時與碑不合碑謂晟由  
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光祿太  
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

為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  
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為神策軍兵  
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為涇  
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  
檢校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  
年以晟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  
史中丞遙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傳則云晟為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  
常侍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  
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尚書充神



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策行營  
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  
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  
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商  
華等州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  
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  
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  
馬副元帥傳則云進晟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中晉絳  
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  
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  
兵馬副元帥碑謂鑾輅爰歸拜司徒兼  
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  
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  
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  
徒兼中書令尋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  
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之碑  
作於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爲  
是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



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  
玄秘塔碑銘并序

山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  
朝散大夫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裴休撰

朝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充集賢  
殿學士兼判院事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柳公權書并篆額

玄秘塔者大法師端甫字缺一骨之所歸也於  
戲為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

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  
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無以為達  
道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為秦  
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  
囊中舍利使吞之缺一誕所夢僧白晝入其  
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法教言訖而滅既成  
人高額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  
鍾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缺一生靈之耳目  
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  
禪師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隸安國寺具



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昇  
律師傳惟識大義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  
大旨於福林寺峯法師復夢梵僧以舍利滿  
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  
讖二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源會  
委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  
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有勇智宏辯  
歟無何讖一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  
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  
見大悅常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

歲時錫施異於化等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  
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  
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  
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和尚符彩超邁詞理  
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  
不以闡揚為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  
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  
夏縛吳幹蜀潞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詔  
和缺二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秘殿  
為人請福親奉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



無愁聲蒼海無驚浪蓋參用真宗以毗缺二

政用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

大有為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歟掌內殿法

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眾者凡一十年講

涅槃缺一識經論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

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

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萬遍指淨土為息

肩之地嚴金缺二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

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床

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

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缺一端嚴而禮足日

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尚即眾生以觀佛離

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

皆以誠接議者以為成就常缺一輕行者惟

和尚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

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

月一日西向右脅而戒當暑而尊容若生竟

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

南原遺命荼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

光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曰大達塔曰



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八門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脩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達者於戲和尚其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義均自政正言等克荷先業守遺風大懼微猷有時堙沒而今閣門使劉公法行最深道契彌固亦以為請願播清塵休嘗遊其藩備其事隨喜讚歎蓋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

緇高張孰辯孰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駁有大法師為作霜電趣真則滯涉俗則流象狂猿輕鈎檻莫收梏制刀斷尚生瘡痍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唐啓運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讚導有大法師逢時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梁一旦而摧水月鏡像無心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會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建



右唐大達法師玄秘碑裴度撰柳公權  
正書歐陽公嘗謂物之所遭有幸不幸  
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屠老氏以託  
於字畫之至善遂見珍蓄若此碑是已嗚  
呼緇流之誦相文字以傳後世如予之所  
錄蓋不止於一玄秘也

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

右唐柳公權小字清淨經予得舊榻本  
於四明豐解元坊豐得之鄉人徐蘭蘭  
好作隸字不師漢人而師宋廬陵朱協  
極蘇學嘗有協極所書敬齋箴石刻字  
畫無法俗惡可厭後之人乃有好之如  
徐氏者亦其所遭也因識此漫及之

金薤琳琅卷第十四



金瓶梅卷第十五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天台山桐栢觀頌

唐唐興寺碑

唐實際寺隆闡大法師碑

唐天台山桐栢觀頌

守太中大夫尚書祠部郎中上柱

國清河崔尚造

字缺四書翰林院學士慶王府屬韓

擇木書



天台也桐栢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栢此  
兩者同體而異名同契乎玄道無不在夫如

缺四

則無是是缺一栢邪非桐栢邪因斯而

談無非缺一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栢山高萬

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

有洞天缺三即右弼王王子晉之所處也是

之謂不死之缺一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

初強名桐栢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

相傳云昔葛僊公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

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厥迹猶在洎乎我唐有

司馬練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

桐栢觀蓋以光昭我玄元之丕烈保綏我國

家之永祚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

仞之餘背陰嚮陽審曲面勢東西數百缺一

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皆碧茂樹鬱鬱

四時恒青大巖之前橫嶺之上雙峯如闕中

天豁開長澗南寫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

懸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

琪樹珠條可攀也僊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

清猿晨暮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走雲嶂間



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東則亞入滄海不遠  
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sub>缺二</sub>境總括奧秘鬱  
為秀絕苞元氣以混成鎮厚地而安靜非夫  
神與仙宅僊得神管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構  
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靄其<sub>缺一</sub>三井  
<sub>缺一</sub>龍之所時有異雲氣入堂後出者三書  
之者記祥也然後為虛室以鑿戶起層臺而  
紮土經之殖殖成之翼翼綴日月以為光籠  
雲霞以為色花散金地香通玄極真侶好道  
是遊斯息微此練師<sub>孰能興之練師微號曰</sub>  
<sub>名承禎一名子</sub>

天台曰<sub>一</sub>河內温人晉宣帝弟太常燾之後  
祖晟仕隋為親侍大都督父仁寂唐興為朝  
散大夫襄州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慶靈  
之地生此仙才以為服冕乘軒者寵患吾身  
也擊鍾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捐公侯之  
業學神仙之事科<sub>缺一</sub>教戒博綜無所遺窳  
冥夷希微妙詎可識無思無為不飲不食仰  
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  
缺二通才練識瞻學多聞翰<sub>缺一</sub>之工文章  
之美皆忘其所能也練師蘊廣成之德睿宗



繼黃軒之明齋心虛求將倚國政侃侃然不  
可得而動也我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叶帝  
堯之用心寵許由之高志故得放曠而處道  
遥而遊聞練師之名者足以激厲風俗睹練  
師之容者足以脫落氛埃以慈為寶以善救  
物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允所謂名豈仙格迹  
在人寰粵不可測缺二道生乎無名行乎有  
精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為天下母脩  
之者昌背之者亡故為天下貴况絕學無憂  
長生久視也哉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

階非山莫可故有為焉有象焉瞻於斯仰於  
斯若舍是居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無為玄門既崇不名厥功朝請大夫使持節  
台州諸軍事守台州刺史上柱國賈公名長  
源有道化人有德養物嘗謂別駕蔡欽宗等  
曰且道以含德德以致美美美而不頌後代何  
觀乃相與立石紀頌以奮至道之光其詞  
邈彼天台嵯峩崔嵬下臨滄海遥望蓬萊漫  
若天合呀如地開煙雲路逼真仙時來顧我  
練師于彼瓊臺練師練師道入玄微喻日安



坐凌霄欲飛興廢靈觀練師依贊道無不缺  
字輪奐窈窕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  
是常

天寶元年太歲壬午三月二日丁未弟

子毗陵道士萬惠超等立

右唐天台山桐栢觀碑尚書祠部郎中

崔尚撰翰林學士韓擇木八分書明皇

正書題額碑稱司馬練師居此而曰練

師名承禎一名子微唐書隱逸傳謂司

馬承禎字子微則子微非練師之名碑

誤書耳予昔遊王屋山至陽臺宮宮乃

子微修仙之所中有碑上刻睿宗與子

微書及送還天台詩一首傳但云睿宗

嘗召子微問其術賜寶琴霞帔還之不

云有書與詩此則傳之踈脫也

唐朝議大夫行聞喜縣令上柱國臨

淄縣開國男于君請移置唐興寺碑

并

殿中侍御史判職方員外郎高陽

許景先撰



觀道寺主僧師缺書

先萬物者始道德為宗窮言象者以乾坤為  
大豈若道洽沙界盤古無以化其跡功包鐵  
圍缺首不能紀其要前後際斷衆妙入於真  
乘色相皆空定慧生於正覺言之不極其波  
若之蘊乎聞喜唐興寺者我國家草昧之所  
置也時察弓矢締構龍宮懸鏡於方丈運寶  
圖於羅衛將法八難式護四禪乃於西山建  
斯精舍布金幽徑樹福衡經始險蹊人跡  
罕到雖三空屢說給園之衆不俱辨解常流

方廣之途尚阻毗俗常迷於

以聚落不聞

缺四使十地空有四生無拯爰初構趾數十

百年舊令因循不改其制長者居士既渴日  
於寶坊清信比丘徒挈餅於締議時縣令朝  
議大夫東海千公名光庭即銀青光祿大夫  
瀛州刺史東海郡公士俊之孫金紫光祿大  
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東海憲公之  
第五子也承五鼎之葉貫稟三辰之粹精陰  
德未沫亢宗有後在躬而禮義克舉餘力而  
文章見稱好學多能以為入官之具清慎寡



欲彌見在公之心由也四科參為一貫里心  
合於投刃事無遺於下韞故能變蟋蟀之風  
展蒲盧之化始鄉退而脩里我有昌言終里  
退而脩家人無遺善此其操乃有裕彈琴自  
閑亦既庶於王程將又崇於佛事為蒲之所  
不及理鄴之所未行加以識洞真肩智融覺  
鍵伏忍於三昧懸解於六通身若明珠淋無  
瑕也心猶平地能生眾善且循調御時見宰  
官精三異之妙術敷六度之津要由是歷請  
天府將徙梵宮雙樹移堅固之林八座改耆

閣之岫金山赫赫與紫殿而飛來紺宇眈眈  
化青樓而涌出城池故絳井邑新田士女益  
於康莊象馬闐於里閑一一香蓋懸寶縷之  
幢種種天花散金燈之地得未曾有聞所未  
聞方將洗貪欲之腸腎開盲龍耳之耳目納須  
彌於小芥詎是難思置海水於虛空未為希  
有僉以法雲西蓄佛日有鄙家之昧今智炬  
東摧迷途昭牽復之象豈非如來滅後將有  
住持時夏縣威神寺法師俗姓張法名忽缺  
其先衣冠出南陽精持律儀薰修戒行德超



於四果理貫於三伊大道未行同孔丘之歷  
聘衆生有病等鑿王之授手遂乘杯凍馱振  
錫兆亭扶輦俗於愛河誘焚如於火宅示方  
便品導波若流亡羊於九部之津去馬於三  
乘之際莫不爭持寶蓋缺解三耨池之棟  
宇為苦海之舟航起予者商繫我明宰時縣  
丞清河張佑仁主簿弘農楊浩尉太原王臨  
尉太原王銑等並瑚璉名器鸞皇勁翮才無  
滯用政有異聲鄉三老進而言曰今敦禮勸  
農嘉惠也樹法拯人深慈也我宰君善化前

古罕儔豈使浚儀豐碑空銘景行龍宮後偈  
獨閱徽言載勒堅金永傳沙界銘曰

佛言能淨一刹土是謂世間良福田今我莊  
嚴招提宇度脫功德海無邊猶如法雲覆群  
品亦如佛日在中天皆是宰官惠明德群毗  
安樂離苦緣樹碑紀功永不朽銖衣拂石億  
萬年

開元六年歲次戊午九月壬辰朔二日

癸巳建

右唐唐興寺碑殿中侍御史許景先撰



寺在山西聞喜縣縣令于光庭為移置之景先之文由是而作光庭之在聞喜不聞其有善政而乃汲汲為僧移寺非賢令也

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勅贈隆闡  
大法師碑銘并序

昔吾師因地求真衆魔紛繞果到成佛龍天捧圍自作鎮靈山法躬靡易告滅雙樹示跡倫凡微言不傳慧燭潛照屆夫歲邁千秋時淹五濁欲海騰沸邪山紛紜於是釋防東逝

爰稱兆應漢夢西通方崇像法或青眸接軫競扇玄風或白足相趨暱佛日至欲繼前賢之令軌為後進之康衢照燭重昏慈舟苦泅人能弘道斯之謂歟法師諱懷惲俗張姓南陽人也遠祖因宦播遷京兆廿一代祖安晉丞相襲爵鴻臚公高祖融守黃門郎遷太子庶子祖英唐解褐太常太祝襲爵天平公尋轉吳王祭酒握蘭奏位清陪雅列法師聰敏為其性相慈善資其風骨母常山夫人樂姓降胎之月不味羶腥載誕之辰情欣禁戒暨



年登中歲特異諸童或焚葉為香或聚沙為塔雖飛軒繡轂未嘗留步月宇香樓怡然忘返高宗天皇大帝乘輶撫運出震披圖虛已求賢明敷待士總章元載夢覩法師倏降綸言遠令虔辟於是臨丹檻邈青蒲廣獻真誠特蒙褒讚帝乃親授朱紱令處鳳池之榮師乃固請緇衣願託鸚林之地奉勅於西明剎落善來忽唱惡業疑銷既挂三衣俄陪四衆翹勤遽積思五分而非遙精苦逾深想三祇而未遠時有親證三昧大德善導闍梨慈樹

森疎悲花照灼情祛<sub>缺</sub>一漏擁藤井於蓮臺戲化無涯馭鐵圍於寶國既聞盛烈雅締師資祈解脫規發菩提願一承妙旨十有餘齡秘偈真乘親蒙付囑自惟薄祐師資早喪想遺烈而崩心顧餘恩而雨<sub>爰</sub>思宅兆式建墳塋遂於鳳城南神和原崇靈塔也其地前終峯之南鎮後帝城之北里歌鍾沸出移上界於陰門泉流激灑比連河於陽面仍於塔側廣構伽藍莫不堂殿崢嶸遠模忉利樓臺岌業直寫祇園神木靈草凌歲寒而獨秀葉暗



花明逾嚴霜而靡萃豈直風高氣爽聲聞進  
道之場故亦臨水面山菩薩全真之地又於  
寺院造大窣堵波塔周廻二百步直上一十  
三級或瞻星揆務或候日裁規得天帝之蹤  
有龍王之秘跡重重佛事窮鷲嶺之分身種  
種莊嚴盡崑丘之異寶但以至誠多感能事  
冥資故能遠降宸衷令賫舍利計千餘粒加  
以七珍函筒隨此勝緣百寶幡花令興供養  
則天大聖皇后承九玄之眷命躡三聖之休  
期猶尚志想金園情欣勝躡或頻臨淨刹傾

海國之名珍或屢訪炎涼捨河宮之秘寶法  
師誠盈而散並入檀航法師業行高字一利  
益繁多故得名振九重芳盈四部奉永昌元  
年勅徵法師為寺主於是綱紀僧徒規模釋  
族緇門濟濟戒德峻而彌堅紺宇誥誥常住  
豐而更實猶是才稱物寶道為時尊知與不  
知仰醍醐於句偈識與不識詢法乳於波瀾  
法師以慈誘內懷敷揚外積異傳聖旨困酬  
來望每講觀經賢護彌陀等經各數十遍夫  
我域者扇激風火嬰抱結漏系諸生止無常



之短期研乎事真攀不亟之虛朕若不乘佛  
願力託質淨方則恐淪溺長往清昇永隔於  
是言論之際懇勸時衆四儀之中一心專念  
阿彌陀佛願乘此勝因相生淨域又以般若  
神呪能令速證菩提彌陀佛名亦望橫超惡  
趣諸餘妙典雖並積心臺於此勝緣頗偏遊  
智府嘗誦大般若呪向盈世方又誦彌陀真  
偈十萬餘遍理復使精真厥想念雖微而必  
就二三子行功唐捐而靡得豈直諸佛現前  
神人捧錫而已矣師為諸重擔攝爾群生舉

洪灼於耶山掉寶航於見海悲夫娑婆國中  
人多弊惡雖復珍臺寶界因勝侶而歸心至  
欲逸翥遐征籍良緣而克進敢憑此義爰發  
誠心於是廣勸有緣奉為九重萬乘四生六  
趣造淨土堂一所莫不虬棟凌虛虹梁架迥  
丹楹葩日青瑛延風無春而反井舒花不暝  
而重簷積霧於是神螭戾趾遠鎮瓊階寶鳳  
來儀還陪桂戶彫甍畫拱之異窮造化之規  
模圓璫方鏡之竒極人天之巧妙又於堂內  
造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又造織成像并餘



功德並相好奇特顏容湛粹山豪演妙若照  
三千海目摛華如觀百億或因繒命采有慈  
氏之全身或散扎馳芳得曼填之逸思何獨  
如來自在疑降上界之魔故亦菩薩熙怡似  
救下方之苦夫以宅生者心心勞則生喪栖  
神者志志擾則神亡然菩薩以濟物捐軀上  
善以遺形徇節法師情存拯救式奉殷繁汲  
引雖曰忘懷形質焉能靡累於是忽嬰風瘵  
病與時侵靈藥弗痊胚器俄逝豈夫八林齊  
白我佛稱於寂滅梁木其壞吾師等於死生

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  
二臨終之際正念無虧顏色怡悅似有瞻矚  
北首面西奄然而化悲夫烈烈歲陰蒼蒼天  
色軋兮何負殲我惟良業也何孤喪茲賢哲  
豈直悲盈四部嗟鹿苑之荒涼抑亦哀悼兩  
宮痛蜂臺之間寂猶俯迴天睠載紆仙豪遠  
降恩波爰加制贈奉神龍元年勅實際寺主  
懷惓示居三界遠離六塵等心境於虛空混  
榮枯於物我棟梁紺宇領袖緇徒包杖錫之  
規模躡乘杯之懿躅雖已歸寂滅無待於衰



揚然寵洽友于無忘於縟禮可贈隆闡大法  
師主者施行上人以至德聿修良因累著故  
得天降成烈用讚芳規追遠慎終生榮死贈  
足可光輝淨刹歷塵芥而長存旌賁玄門共  
河山而永久弟子大溫國寺主思莊等並攀  
號積慮哀慕居懷嗟覆護而無時仰音顏而  
靡日猶恐居諸易遠淑善湮沉敬想清徽勒  
茲玄琰詞曰

娑婆種覺賢劫能人三祇殄妄五分祈真即  
相離相非身是身猶施慧棧廣濟迷津其十

方化備雙林滅度三界空虛四生哀慕正教  
既隱微言遽戮式啓先哲用資後悟其二芳猷

廣被至烈彌殷青眸演聖白足呈真遠導菊  
芥遐宣墨塵玄門不絕代有其人其三猗歟令

德遠嗣前英聲高四部譽重三明慈周有識  
智契無生法雲葉落道樹滋榮其四豈圖宿殃

師資遽亡軋兮何負殲我惟良徒嗟授凡空  
念傳香非夫勝緣孰答恩光其五邈矣垌野慈

顏壙側敬發誠心爰憑淨域真容湛粹樓臺  
巋嶷希此善根遠酬明德其六



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丙寅朔十  
一日丙子建

右唐實際寺主懷惲碑無書撰人姓名  
觀碑中有弟子思莊敬想清徽勒茲玄  
琰之語則碑乃惲之徒所撰碑稱惲能  
誦般若神呪際遇高宗武后兩朝可謂  
縑流之出色者而其老也乃患惡疾以  
死朝廷復贈之曰隆闡法師然則其法  
果安在哉

金薤琳琅卷第十五

金薤琳琅卷第十六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碑側記

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

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

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

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并書

於戲逆鱗劇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



之致極况乎文缺風雅道濟生靈建一陽而

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

立者其唯廣平公乎公諱璟字缺邢州南和

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

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跡

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弘

峻大理丞祖務本皇櫟陽令父玄撫衛州司

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于尚書皆實浮於

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碑

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鳥賦丁尚書府若

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啣

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

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思日新襟靈益爽年

十六缺字二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

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

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擇

判官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

以激時蘇深賞歎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官尉

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第有司特聞天后親

問所欲公以代為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



本山東顧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  
拜舞趨出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  
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  
不起俄而即真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  
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  
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乞而釋之遷天官員  
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  
欲優游鄉里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  
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回避時張易之昌宗  
兄弟席寵脇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

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起公扣頭流血誓以  
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

天下危內史令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

王命詞氣慷慨天后震悚遂俱攝詣臺廷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于日

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弔公辭曰責近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  
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

興復也公實佐奇謀及當疇庸讓而不受曰

清宮問罪事缺五皇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

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



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上干朝政三思慙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又為洛州長史唐

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粵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玄宗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檐中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色詰之曰春官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絲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為魏州入為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



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下車無敢不畏彼之風俗字缺一趨苟簡茆茨竹櫓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旒千甍齊翼萬堵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為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勗以缺軍貴達泣辭訴帝帝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監脩國

史五年復兼侍中明年駕達東都至三嶠馳道隘稽車騎不得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遂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鳴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異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



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勲上柱國狂豎權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公按覆如京北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兇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朝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洽背其爲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幸東都以

公爲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諸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缺二尚書王峻爲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詎諧人輒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爲上藥殊異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弗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慙退廿一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爲大臣歸休



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陽  
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蹕使榮王婉勞問  
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  
之典以極師臣之敬廿五年仲冬月十有九  
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  
下失聲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  
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  
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  
滄州長史藝之女湫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  
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

理一以見咨躡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公有  
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  
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軾方郎中諫議大夫御  
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  
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  
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  
軍司馬或肅或文或哲或乂克篤前列以休  
令聞以戊寅五月廿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  
于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  
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



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  
之節震電憑怒謹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  
臨事而義形乎色蠢迪檢柙難常情之所易  
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  
離行其道而死生弗替非夫合一之德格于  
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异是乎允  
所謂振古之元龜呈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  
之德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曆  
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  
真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

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於方冊  
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撰謹憑吏部員  
外郎盧僕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  
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  
招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  
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  
嘏毅烈堅剛恒衛間氣星辰降芒巍然山立  
鏗爾金鉞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髻能文夢  
鳥發祥通昔究易冲齡擅塲勝冠結綬歷政



洋洋乃尉合宮貳軺琅琅賦嗤梅豔菡美松  
長蘇公嗟稱才必佐王淵歲從調試言高驤  
登聞黼宸驟列繡裳遙跡天官如珪如璋司  
言鳳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  
兇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凜  
然出身激昂義形顏色精貫穹蒼皇室中興  
嘉謀克彰功成牢讓事軼屠羊貳職選曹諫  
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闥時維  
夕郎悉心紉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盱席寵干  
常基之就第慙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鹵于襄

兼刺貝丘勿辭鴈行三思揖語公獨循墻處  
之不忤轉旆于杭既還鄴城遂尹洛陽乃作  
冢宰訐謨廟堂俄兼宮相亟縮銀黃玄宗登  
儲鎮國是遑潛謀廢立謠詠相翔厥男撓政  
累奏愆殃聿臨楚邦荐察冀方總督幽薊翻  
飛國庠亞相烈烈尹京趙趙旋臨建德歛蒞  
南荒俚師咸斃茅摠是攘張公頌德雋永甘  
棠所忠來召拜命即裝路無交言帝用式減  
載司刑吏八座抑楊兼監黃樞鈞軸是將匪  
躬蹇蹇終始泯泯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東



閱故汗洽如漿狂豎犯關兇渠旣戕命公覆  
獄咸脫死亡乃陟右揆右揆泱泱每謔王君  
豈常矜莊懸車告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醕孤  
映縑緗天不憖遺萎哲壞梁一人震悼九有  
淒涼市旣罷賈春仍絕糧乃贈太尉飾終禮  
滂返葬沙河羽儀央央闔朝傾祖河尹護喪  
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煌煌高  
墳崔嵬鉅鹿劇旁森稍宰樹繚繞連岡于嗟  
廣平宅此不暘孝孫翼翼論譔靡忘豐碑碣  
豎萬古訾相

曆七年歲次壬子九月二十五日

孫儼追建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神道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于沙河縣屬突厥寇  
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于  
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  
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  
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偵賄  
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  
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



玄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  
諫焉玄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  
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玄宗  
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  
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玄宗  
深加嘆之前碑闕焉故略述于此公第三子  
渾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御制碑頌未果而  
中受譴謫旋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忝  
監察殿中爲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真卿  
論譔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

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  
之姿爲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  
嘉儼之懇誠崇豎莖致迺命屯田郎中權邢  
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儼刻字  
之工成乎半歲磨礮旣畢建立斯崇遠近嗟  
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對善庸限於存亡  
而小子何如附驥托跡於階序真卿刺湖州  
之日因成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  
而第六子衡因謫居沙州叅佐戎幕河隴失  
守介于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



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  
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  
蕃圍城兵盡矢窮為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  
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  
落魄於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于朝  
大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  
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且  
命待之于側門十三年春三月吏部尚書顏  
真卿記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缺八字

碑去官道二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  
顯于世致君因謁墓下始得之且難舊  
史不載新書闕遺乃刻顏公體大書字  
畫別刻于石庶久其傳邢惟襄國舊都  
丘塚纒然類皆堙滅于無聞獨公之墓  
高不踰丈豐碑尚存豈特忠義足以垂  
名于不朽世亦以顏魯公之賢而此碑  
尤為可貴也墓之東有碑缺二之祖贈  
邢州刺史為居民斧而剝之所謂側門  
是也自衡之後子孫無顯宦于唐今有



隸編戶者猶收公誥官置墓田俾耕以  
守誥為前政取去莫知所在大宋崇寧  
二年七月一日編脩國朝會要所檢閱  
文字范致君記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  
撰并書文貞墓在  
之沙河縣碑久  
埋沒土中近予友方思道作縣出之重  
樹於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  
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  
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予家藏曾公

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之  
缺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  
而天下倚平碑一言作一陽集本云曾  
祖弘俊碑作弘峻集本云嘗夢大鳥啣  
書吐公口中公吞之碑作大鳥啣書吐  
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欲優游自免碑  
自免作鄉里集本云左右震竦碑左右  
作天后集本云勅使馳救之碑救作赦  
集本云與執法通同碑作與執政通問  
集本云玄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



西京集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  
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  
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  
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  
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  
騎不得前集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  
有言字集本云母寵子愛碑作母寵子  
異集本云勅公按覆碑無勅字  
集本  
云置之座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  
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喪葬官供  
碑喪葬作器葬集本云戊寅歲五月碑  
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  
列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  
既遷鄴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汙洽流漿  
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此則趙氏  
之所未及也



金薤琳琅卷第十六

之根木及也  
其氣味不同者又收地此根對列  
其氣味不同者又收地此根對列  
其氣味不同者又收地此根對列  
其氣味不同者又收地此根對列





